

构建“皖派批评”的可能性

●江飞

“皖”是安徽的简称，源自“皖国古都”安庆潜山。安徽面积不大，13.96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总面积的1.45%，但自古处于南北交汇、吴头楚尾的独特地域和文化之中。华夏中原文化与吴楚蛮夷文化在这里冲撞交融，淮河和长江两大水系，又将皖地分割成淮北、江淮、皖南三大板块，形成了各自独立又相对封闭的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和徽文化。由此，安徽文化具有了兼容性、多样性、批判性和创新性等特征，这成为“皖派”的原生底色。

无论学问，还是艺术，“皖派”向来都卓然一家，自成高格。比如，皖派篆刻，明清时期以何震、苏宣为代表，仿秦汉玺印，摹古出新，自成面目，风靡一时，邓石如更是突破秦汉，集众美之长，开一代印风；皖派汉学，清代乾嘉之际以江永、戴震为代表，与吴派并称，“渊乎古训，缜密严谨”，由乡野而登庙堂，成为乾嘉汉学的中坚力量。近来常有人有意或无意欲以“徽派”取代“皖派”，殊不知“徽派”只是“皖派”之一支，正如“徽派民居”不过是“皖派民居”的一种。故以“徽”代“皖”，无异于数典忘祖，大谬不然。

近现代以来，“皖派文学”同样辉煌灿烂，对整个中国文学的走向，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正如皖籍批评家刘大先在近作《江淮风流 赓下起元》中所言，“南来之风席卷老大帝国，新文化运动的两位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俱由中江北上，同皖南的汪静之，皖西的蒋光

慈、台静农，形成了广义革命文学传统。古典与现代的两大传统融汇到现实主义之中，构成了新中国安徽文学与时代同行的主潮。小说有鲁彦周、张弦、戴厚英、潘军，诗歌有田间、公刘、严阵、梁小斌，他们的作品如同最初从小岗村兴起的经济制度改革一样，总是呼应着社会的变革、折射了人心的变迁、体现出美学的创新。从‘新中国’到‘新时期’，从‘新世纪’到‘新时代’，安徽文学在历经起承转合之后，焕发出时代的风华”。

皖派文学的繁荣，也迫使我们回溯、发掘和构建与之相应的“皖派批评”。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坛，“京派批评”“海派批评”以及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闽派批评”已是大家公认的文学现象，近些年来，“粤派批评”“鄂派批评”“川派批评”“晋派批评”等等更是纷纷登场，广为人知，尽管也有一些争议，但基本上已成为具有标识性和影响力的概念。毋庸讳言，长期以来皖派批评缺少一呼百应的领袖，也没有一套相同或相近的文学理论主张，但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我们不能也无须再用传统的、固化的文学流派观念来界定“皖派批评”能否成立，而应当立足于当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格局和实践，与时俱进，持相对宽泛的尺度，以发展的眼光来评价和界定这一文学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借用“粤派批评”倡导者陈剑晖教授的话来说，“皖派批评”不是一个狭义的流派或学派口号，而是一个

相对宽松、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概念，正因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反而给“皖派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当然，“皖派批评”也必然有其基本的确定性所在：其一，皖派批评家必须具备“双重身份”，即安徽身份与文学批评家身份。“安徽身份”既指出生于安徽境内，后求学和工作于外地，也指出生于安徽境内或境外，但长期工作于皖地；批评家身份指的是长期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得到学界同行广泛认可，在国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就此而论，现代以来，“老中青”三代皖派批评家形成了两支主力队伍：一支是省外批评家队伍，如朱光潜、阿英、舒芜、李何林、邵元宝、王彬彬、洪治纲、刘琼、杨四平、郭艳、刘大先、杨庆祥、方岩、张定浩等；一支是省内批评家队伍，如苏中、唐先田、王达敏、赵凯、方维保、韩进、沈天鸿、苍耳、江飞、陈振华、彭正生等（如有缺漏，敬请海涵）。总体来看，前者无论人数还是影响力都远大于后者，二者里应外合，相得益彰，共同构成皖派批评的整体风貌。

其二，不论从地域文化气质、文脉的历史传承来看，还是从批评的影响力来看，“皖派批评”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尽管这些批评家的面貌、性格、职业和具体批评领域等各不相同，但都或多或少地濡染了江淮文化、皖江文化和徽文化的文化气质，都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自建安风骨至桐城文派的历史传统，也都形成了儒

雅温润、谦和包容、勤奋务实又善于融通、敢于批判、勇于创新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创造性、时代性和当代性。比如本期推出的刚刚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皖派批评家杨庆祥和邵元宝：作为“80后”批评家，杨庆祥教授始终关注“同时代人”和文学现场，关注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科幻文学等新创作、新问题，始终保持对时代主题和文学未来的关切和思考；作为“60后”批评家，邵元宝教授通过细读当代文学经典《平凡的世界》，指明其是一部中国初期改革前后的编年史和全景图。这种融合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批评和形象美学分析的中国式阅读法，深入文本，鞭辟入里，得出的结论因而结实可靠。

总之，在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的指导下，由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和安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举办“皖派批评家芜湖大讲堂”，旨在提出和构建“皖派批评”，这既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安徽文化历史和皖派文艺传统，凝聚省内外力量，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安徽文艺评论事业和地方文化建设，真正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功能。当然，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并厘清“皖派批评”的内涵，阐释其本质特征，使其成为一个既具有地域性又具有超地域性的标识性和影响力概念，让我们共同努力！

王双发的诗

家乡头顶上的温柔

挂在柳梢
是一片嫩绿的春天
垂在藤架
是一片淡紫的春色
举在家乡头顶上
是一派春意盎然

池塘流出透明的春色
柳树放飞漫天的柳絮
行走的油菜花海
拨洒黄澄澄的春色

泥土萌生五色的春色，
太阳演绎七彩的春光
我心中盛开的春天
五彩斑斓，多姿多彩
是我心存已久的温柔

惊蛰的雷

春雨扣响大地的节拍
到田野去，到乡间去
亲近久违的雷声
轻轻地弹响春的琴弦

蛙，叫醒了荷塘
时断时续，时近时远
风穿过柳廊
唱绿嫩芽和叶片
那是春天的弦律

惊蛰的雷声
以不可阻挡的气势
唤醒万千沉睡的生命
一起奏响田园交响曲

老家上空的一朵云彩

总是想起老家的云
有驮着我童年低头吃草的耕牛
有放飞我儿时想象的天空
奔腾的江水唱着昔日的歌谣
袅袅炊烟，如诗如画

闻一闻老家上空的云
携带奶奶灶膛里饭菜的味道
以及更加熟谙的体香
饱了，醉了
老家的云里永远有一盏心灯
每个漆黑的夜晚
照亮我回家的路径

我想变成了一朵云
萦绕在老家上空
一生一世不离不散

老家的风

老家的风，吹痛了我的心
把我吹成老家上空的一弯月牙
回溯到难以忘怀的儿时
亲眼目睹乡亲期盼的眼神

老家的草屋是麻雀们嬉戏地
屋檐上的无名草疯狂生长
仿佛在无声地逞威

田地里的油菜长成了“黄地毯”
昏暗的煤油灯扎疼了奶奶缝补的眼睛
伴随着汗水和勤劳，日出日落

老家的风无助地吹拂
弯着腰，低着头
老家的风吹着吹着
就驰骋一股强壮的活力
活笑喧闹染红西边的彩霞
转动的舞姿滞留了时光步伐
老家的风吹得甜甜的，嗖嗖的
不知不觉就吹白了我的双鬓

这个春天,已是不负

油菜花开
一波又一波
似金色的波浪
又像燃烧的火焰
不断地蔓延伸张
排山倒海的黄色
溺在金色的海洋里

那细小的花瓣
一束束地盛开
像极了乡野的村姑
一身艳丽的衣裳
笑着、叫喊着
尽显自己的美

人在天下走
如在花中游
花随风轻柔摇动
天在上，花在下
人间的一切烦恼
这一刻都荡然无存

油菜花会掉落
青春也会像花一样凋谢
拥有风风火火的青春
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渐老的心已经清楚
不是所有的事都能看尽
不是所有的美好都能拥有
赴一场油菜花开
这个春天，已是不负

落入泥土中的诗句

已是四月
太阳抬起了高傲地头颅
一不留心
季节就会被春雨缠绵
耐心、驻足、守候
等待四月的阳光
等候中的洁白
让阳光纷飞

我必须到田野走一走
与金灿灿的油菜一起
讨论一次春雨
以及关于四月的故事
如果说日出而作是春耕
追赶着太阳的方向
我去弯腰俯拾
落入泥土中的收获

四月更浪漫
是因为有多情的四月
我去寻觅泥土中柔润的
诗歌与阳光

看电影

●何立杰

如今，人们若想看电影，是很容易实现的事；打开电视机或者电脑，随时都能欣赏到自己喜欢的电影作品。如果想要更舒适、更优质的观影效果，花不多的钱走进装潢豪华的影院，便能够得到了。

可是，回想我们的孩提时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想常看电影、看内容不同的电影，却并非那么容易的事。那年月，不仅经济欠发达，文化生活也很贫瘠。整个县城里只有一间大约能容纳两百来人的小影院，坐落在三米来宽的铺着麻石条的小北门街上；门厅检票口都很狭小，检票进门时常显得拥挤不堪；墙壁上的售票洞深且小，看不清也看不全对方的人脸。每到新片上映时，聚集的人便拥塞了街口。好在那时小城人口少，且手头都不宽裕，花钱看电影便不能做到经常和随心。于是，这一处小小影院倒也能勉强对付小城人的文娱生活需求了。可是，不幸的是，七十年代初

一场大火烧塌了影院的屋顶，暂时无力再建新影院的县府，只能将大火残留下的设施改成露天影院，里面一律砌成水泥凳。这样，小城人便只能在晴天才能看电影；小城本来就很清淡的文娱生活，因此更显清冷了。不过，那时影片品种少，新投映的也少得可怜，大抵也就耳熟能详的那几部：《列宁在1918》《地道战》《地雷战》《野火春风斗古城》《英雄儿女》《小兵张嘎》和样板戏系列等。经常是隔段时间就轮回放映，除了我们这群爱热闹的孩子总也不厌外，大人们对在露天影院重复看电影似乎也不怎么上心……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年，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小城中的税务岭被掘开，在钵孟山下新开辟的场地上新建起了电影院，这种状况才有了改变。而那时，一批新拍的讲述“阶级斗争”故事的新电影陆续推出了，如《艳阳天》《春苗》《青松岭》还有《决裂》等，“马尾巴的功能”这句话

常挂在人们嘴边。此时，因了观影条件的改善，加之政治的推动，又把人们越来越多地引进了电影院。然而由于将故事生拉硬拽到“阶级斗争”上，带来影片内容过于程式化和人物形象的脸谱化，影响了艺术效果，使人们看电影更多地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而少了艺术欣赏的自觉。

几年之后，改革开放之风也吹到雷池故地。思想解放的洪流推动中国文艺——自然也推动电影文艺——打破思想禁锢逐步走向繁荣。一批引进的国外电影和中国电影人新拍的电影带来看电影的热潮，至今我还记得前南斯拉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日本电影《追捕》等带来的观众如潮的情景，也记得新时期中国电影《牧马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所带来的感动和思考……

改革开放，让电影银屏日益丰富，也将越来越多的人吸引到电影院里来了。于是，渐渐的，看电影成了小城人最喜欢也最时尚的业余生活；人们的交流因电影而增多

了，常常围绕某一部新公映的电影而展开热烈的讨论，思想也因电影的影响而日趋活跃。甚至年轻人谈恋爱的最好去处之一也是电影院，“一起看电影了”往往成为那时确立正式恋爱关系的某种标志。诚然，去影院看电影让人们变得热情了，就像改革开放之初国人工作生活的总体氛围一样……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进步也在不断加快，看电影的渠道和方法也变得多样了。近年来，各地电影院又都在升级改造，在增强服务功能、努力增加观众舒适度的同时，又在不断增加科技含量，吸引更多走进影院。但无论人们在哪里或用什么方法看电影，人们欣赏电影、享受精神文化生活确实越来越方便、容易了，其质量和层次也越来越高了。这是改革开放释放了艺术生产力而带来的欣喜，也是改革开放带给国人越来越多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获得感……

望江有青绿，菜花共蝶舞

●郑百顺

煮的锅巴粥，夹两筷熏熏铁锅焖的嫩油菜，米汤之上漂散点点油滴，一块泡软的锅巴，一根挺直的菜秆，一口掺油的米汤，便是山野珍馐也不及的美味佳肴。

春风送暖，油菜花开，自沿江平原的农田，至邻山丘陵的土地，望江县内约五十万亩田地里，油菜由青青嫩苗，长成斑斑绿野，又在数周之间，连成一片黄色花海。当此时节，望江县就会举办赏花活动。政府精心搭台，媒体积极宣传，群众自发参与。田间，男女老少漫步花黄；堤上，行人游客流连忘返；空中，无人机群取景四野。热闹之中竟无喧嚣，仿佛世间人人爱诗，万人空巷来此，皆如诗中儿童，钻进菜花寻蝶，反而被淹。半月之内，我在微信朋友圈、抖音短视频，刷到的尽是诗境一般的风景。

我替远游在外的游子 and 羡慕美景的客人感到遗憾，花海成图，闻不着菜花香气。然而菜花本是有香味的，立夏之后，菜籽榨油，其香沁人心，更醉人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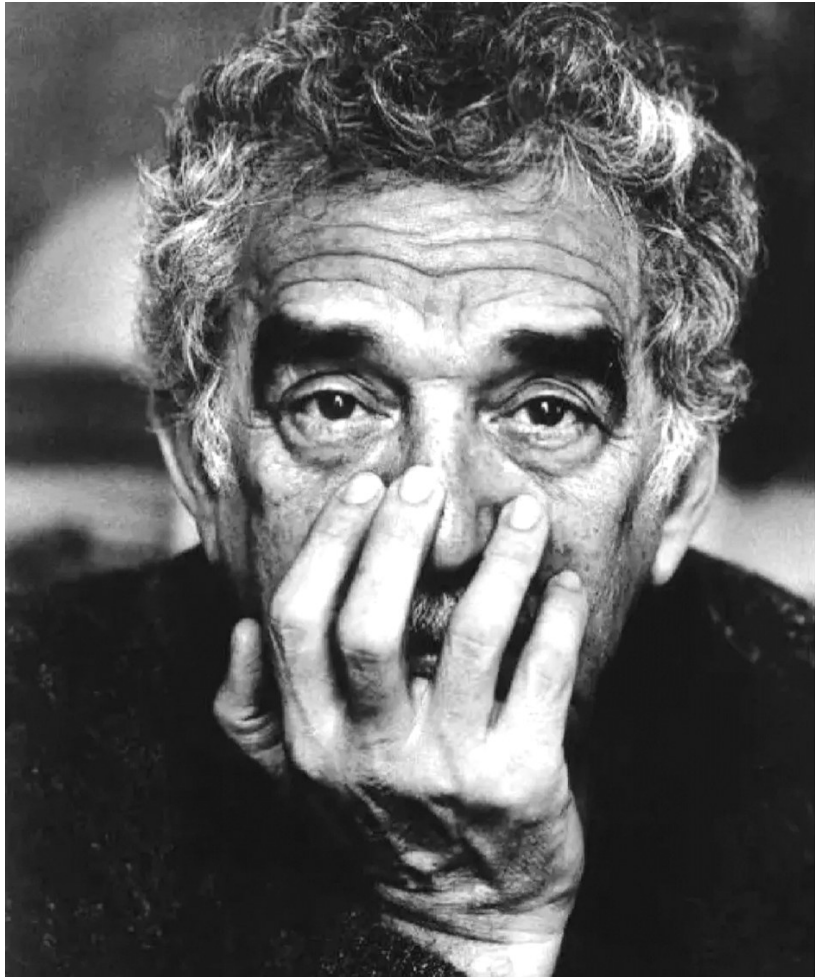
五月的望江，全域飘香。乡村油坊，城关油铺，居民户中，甚至出城的大巴车厢，都飘散着菜籽油的香味。我说油菜是自然对人民的赠予，这便是最重要的一条依据。乡亲们种植油菜，不图它一时娇艳。油菜花的果实，才是人们期盼并珍爱着的东西。菜籽榨成香油，一年四季可食。日常烧菜，亲友相赠，游子行囊或者后备箱，少不得透着一丝丝菜籽油的酥香。

种植油菜，是望江人的传统。传统却在传承中因创新得以变化。在连续多年举办“油菜花节”的影响下，望江菜籽油也应势变身，成

为具有独特风味的农副产品。“香油”一词，也从乡亲们对菜籽油的“昵称”，衍生出拥有地理标志特征的品牌内涵。

随着脱贫攻坚迈入全面乡村振兴，望江县在新时代的风云之势中，看准了高质量发展目标。这样的目标，既要在高端领域招商引资，以乘风破浪之势去实现；也要在民生产业，以脚踏实地的态度，千里万里去追寻。种植油菜，是望江人民的选择，是望江农业产业的典型代表，也将是望江县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产业基础。复兴之路的那头，会有菜花锦簇，香味四溢的诗意境地吗？

会有的。长江亘古流，不知增添了多少道湾，依然滚滚向东。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切必然的结果都能够预料得到。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作家